

壽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賀諱丞相啓一首

荅曾學士啓一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楊屯田啓二首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賀呂副樞啓一首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荅陳齋郎啓一首

賀文太尉啓一首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荅試館職人啓一首

荅李寶文啓一首

荅王欽臣啓一首

荅彭舍人啓一首

謝賈朝奉啓一首

賀范端明啓一首

荅范端明啓一首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莫提刑啓一首

荅王明州啓一首

謝生日詩啓一首

賀林待制啓一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觀
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
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
亦可謂至矣知寶王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續以養其
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
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德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
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後
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

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
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
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
睽已為陳迹或墳丘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
所由之途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
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較之
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寧師心而無法自始操
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
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
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愈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

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召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
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則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
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
賢豪曲以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
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兼
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
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耳觀萬口同慶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
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
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
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恭
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臣才不器豐豐中伯之望堂堂
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最爾種羗之叛命慨然
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臙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
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游冀沙海聖王之
濟豈足紀播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

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筮以鞭
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
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為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合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厥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
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籲俊之無方豈拔賢而
待次賤如莘野猶為席上之珍遠若傳巖盡入彀中之
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
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
屈處於下俯蓋避嫌而目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

於美特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
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錙隆莫奪已行之志士
流息共高難繼之風允在庇廡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惠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其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同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耆期焉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軼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覩詔書登庸惟日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
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
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
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其所為蓋其後必將責報
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
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
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

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隕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軌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許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趕上訖帶山負海號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思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存更歲益無能

脫網羅之患然卒無亮髮之益豈伊龍茶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昔切鄰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蕪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確鑿初無異策疲為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初未知所裁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况匪妄庸之務文詞深厚足為表拙之光反復元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為紳項者竊外一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

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必報瓊瑤之規遠若簿
書之頌言之不文尔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音酒以樂我嘉賓但喜
直亮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樂以四得見豈意嗣然而
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毛田才猷通敏學
術深純非獨東州祀梓之跡將為三河副瑞與之寶鑿臨
道服行履要津而執事以空疎亦之哀病不緣廣官而
罷去則當引身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跡故臨紙
不能無悵惺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謹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
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
以直前下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擠而去
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為心願茲鈇頌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
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群材專恐掩覆於小過憐其
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計為政之雖迂歲有
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敢不祗畏簡書益
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
見吏民周瞻見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
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
氓如軼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案府自知拙直之
難安等乙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徃來三郡首尾
七年足蹈危巖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節忘學術之
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
高下一心頑礦悍堅曾無大陶鑄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
殖之恩謹當筆寫疲篤以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從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繼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

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
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
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信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筮觀閭里相慶竊謂富
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
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
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孤衷而羔袖者有之
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
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在萬壽

之同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甲命乃係
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紳有餘歡
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下二獨遊無何默
追繁丁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
鸞鶴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荅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茂其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
書士友挾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常捧伏惟齋郎
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
天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凡聞也非達也凜然

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與千甲幅巾藜杖願
為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
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稽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舉富貴而若無爵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大文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感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輻如若留
侯弼冠而過高祖晚同父與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

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戶力係頸長纆約東河公軌流
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已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
可必軼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口於今日十五日到任上訖昔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弛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
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享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較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鈔少吝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
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驕竊惟人持進退之間
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
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
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不從附馬棧者必先其有用

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
之務力進前代之隆雖所之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
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者
老瘦求雋良將使士知而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
上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木轂律雕蟲之技出而後仕有
狂狷嬰鱗之患溝中不顧於青黃藥下無心於宮徵誤
蒙收拾已出優恩若履絳巖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垂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
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以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
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

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共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
足以解鄉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
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誥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途器表慶與愧并內自顧於衰
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既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以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委
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以純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三
遽移書之見及其為感以難盡敷陳

答試館職人誥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以文天祿遂委儒林黨友增
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旨且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以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後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
後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
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長病侵尋文思荒
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辨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
過頌臨貶寵以書詞永為中筭之珍愧之瓊瑤之報

卷李寶文啓一云曰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主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并
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外以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
寶文望重措紳材宜廊廟言之金石蓋暗然而日彰浩
石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中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
氣穆岷峨之舊舟車雲集志通秦楚之高曾未下車已
聞報政軼倦游滋久籍寐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
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一云曰

伏審祇奉明綬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

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
前人稼章雖老於中林瑚璉以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
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亦以出而何患清塗方躋遠業
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言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
懷

答彭舍人啓一云曰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以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重
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以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
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
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

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一事是為文士之極任豈止
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應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
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自期甚
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聞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
名臣之風粵從言動之司承掌絲綸之美瑤璣美質豈
獨一時宗廟之華祀梓異材固為後日棟梁之用誠備
真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為
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者三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下馬空瞻董相之陵斷以雙鷄詐副
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其之因思故懷益
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
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
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夜薤之規
尚意神交持致主芻蕘之莫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
冠莫克重演於墓道昔禰今榜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
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守吳遂安車之

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間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
之事聖賢有不能卜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
雷震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
倖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計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
誠格物隱德在人初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
獨立不憚金之則燕然有言蒲之言尚在秦滕之墮白
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
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
龜軼無任歡喜頌頌然切之至

答端明啓一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出
度施及無窮精神雲集於春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
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
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
粗獲雅音天寶之中迷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
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文文
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所以身而徇義退猶
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頌家而
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袖明得商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為郡豈偶

然而已哉軾本非知字之人空荷珍書之辱况觀累日
喜愧兼懷徒誦誅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心人恩難報終為有愧
之人到郡決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
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達鈍雖尚嬰於寵刺庶漸即於
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天遇其官輔世以德事
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公德
推本上心政拙惟科自占陽城之考蓋容獄市取直齊

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
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卧治之所蒙成坐
孺之餘顧此鈍頑實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縉俗
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望心照已先於傾蓋伯之餘
潤成此虛名勝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
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鮮適平生之願劇嘆獄市豈堪老病

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
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蜀部不忘宿昔之友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
曾奕朽之重其為感忤未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救民消辰莅事教條清簡曾無顧指之勞吏
下肅承皆有信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為先伏惟知府
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耻為利口之言小
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群枉身乃獲於退安
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

食自願猶當為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逢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慕我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
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
唯結撮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
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
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
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恟恟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
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樂掄軾交舊最深慰
喜良甚尺書為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恟悞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
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樂掄軾交舊最深慰
喜良甚尺書為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荅安師孟書一首

與曾子固書一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吾

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軻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之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士人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以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若一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為直而劉歆谷下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岐龍釋其風雲

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官日披股裂登於
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於昔之弊而欲
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
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阻驚世之行使
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止其自喜不啻若
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所用之虛名而不
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止守官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魯有舉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
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宜其當時公卿

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
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
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
事者其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乎惟恐不及可
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
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古有容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與夫循循立身固不能有所

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言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

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之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
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
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
遠近山川之嶮易物土之所宜
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
昧懽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
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
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
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
而無畏於恤也

公無復有所羨慕
一家之書莫不盡讀
不四海之內地里之
盡知當世之賢人
凡至於曲學小數者
其美泛其流而涉
其所不知則是明
名為天下之賢人
於夫無羨於功名
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造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
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
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
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
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
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
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闕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

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知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全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尚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夫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監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軾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一以自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竒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

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
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
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
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璽南千金
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強觀之則其所嚮南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
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以彼之說而行而獲取之於凡皇皇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
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猷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
糗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
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載不佞
自為與子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理盡其自然之理而

雖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几十篇而書爲之
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
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

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
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摯因門人以願交
於下則開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
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
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
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
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天軾朝生於草莽塵土之中而
身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

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
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
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陳賤而使奏其摺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

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
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向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
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
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
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
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前今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人為備位其備也其助也

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丑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
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
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
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
禮而天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目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書云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
公孫魏那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
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
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
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
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進
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
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
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效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此再拜

上劉侍讀書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不滿於天下而事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命我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也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料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竚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嶺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開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

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畝計於野者不復悉公使散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善農者嚮之殘弃也然而不知吳越之遺民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場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之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厚足是以勝任縣官推磨一石之改而欲一日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屬期京是此兩部者以兩之憂乘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

之計不減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計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敬其權回在火而部也或官於鳳翔見民之
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變至金銀以上計
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長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樂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知於上戶然至於
不之則逾取其大者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入過二百千者也
夫為王民自難免盜盜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
何以為民今也一日千一不免為民之窮困也可知

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德輕而
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盜心者願入焉猶
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
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
之最便性重難日損傷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戰之
所為區區議以官推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
以聞者從軼之說而盡以子民失錢之公買計者軼嘗
担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
萬者未得為全失也社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
共是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坐困窮而無告

異曰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
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載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
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書使之所能辦而
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棄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益望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夫或教書使官
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主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
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
酌之比後於朝廷固已背氣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

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誠乃於此
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可笑可哀矣然竊以為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調
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心也朝廷自數十
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困官日貧一旦
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求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
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
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縣議之或定其數
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載火門下蹤迹絕跡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
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別欲言而又默
默初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跡不當于誠則是謂明公
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若竊以為不然故輒有叨三
不顧惟少留聽載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秋熟以來
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各鑠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
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抑日健無愧然
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小澤或主行糧
斛歲久之所積或布帛粟稻估割以為四官或指澤澤

爛如言以為實欠或未鞠之贖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
欺劫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
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
也是以專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
息者皆更數載遠者六七載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
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言而考諸舊
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
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
且已討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
公在上必不容心革故政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三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輒已具列聞於本府府嘗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輒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故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補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藿養其老幼

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荅安師孟書一首

辱書爲覲過辱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輒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輒其得失休戚輒所宜知何者其勢必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輒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輒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軼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

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
軾之所得又將有六者也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
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遠事祖父祖父之沒
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
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
京師人事擾攘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
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轅閱家中
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蹟數紙似欲爲行狀者

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
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
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生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
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
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
在歲官岐下始識傳三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
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
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

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
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
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
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
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
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
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喜之此二事
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
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
不運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

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
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
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
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是
矣陳縉學士當在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
賜之軾且歛眾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
當獻諸公千冒左右無任戰越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答舒煥書一首

答黃魯直書一首

答宋寺丞書一首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與章子厚書一首
答李端叔書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子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拊魯過客
稀少真愚拙所亘火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
入境見民以蒿蔓衰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
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
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

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水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
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
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聳願
不足以薦銖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 朝廷乎若
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饉之民索之於溝壑間
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四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
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
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
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
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

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
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
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
有非凶惡無良者異特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
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相而用之豈
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文利病載所不敢言也 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載以
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
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

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
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
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執以為如是足矣但
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
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
舊後至聖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嘗
之分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
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
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
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
十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

釋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
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
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
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
日自定矣若新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
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
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之亦意之而
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
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

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監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監獄中無監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佐瑜者欲變京東河北監法置市易監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監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監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監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監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

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軾再拜軾備食瀋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劫加以比歲荐饑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

哉天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若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軼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非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軼愚忝無狀孤危

之跡日以熾艾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焉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杜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監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

言曰河北與祖宗一時之不同解池廣亦易以籠取存而實不行也其欲籠而見兩浙之民能止姦民以爲輩特不爲人悍於淮浙

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誤思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以私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速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

權監則其禍來獨不權河權監雖有故能罷又欲使臂既病矣右者曰吾之法販而竈戶所價貴耳今吾則以四錢出減三錢竈戶

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私監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之監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

商而犯法乎
東海皆鹽也
賣者也而近
以有限之錢
官錢在甚月
於鹽非若饑
而況鹽乎故
或不食鹽往
今將攤之東
孫之不虧踈

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
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
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
買無窮之監竈云有朝夕薪米之憂而
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
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之至於節口并日
私販法重而官監貴則民之貧而懦者
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監者
北之俗必不一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
矣且淮浙官監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

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釋史賤賞
繁教度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建
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
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
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
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父如此
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擁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
添價賣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
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
必乎者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

衣被天下蓋不可無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或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事則其請老也難此又執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

軾一郡守也循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荅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文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祿筆接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光

及者醉中率爾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被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著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敢鄙吝相女高談駭驚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而一笑爲樂朱文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荅黃魯直書一首

載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載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載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載之放浪自奔與世

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載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實得古詩人之風而載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荅宋寺丞書一首

載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以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

狀所能駟騁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與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札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嘗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願平生所有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遠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志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哉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寤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

患而察其人多凶憮不遜因之以然雖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神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 先人墓碣書一首

載頌者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
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
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
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載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
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
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
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
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

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載之
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
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
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
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
迹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
一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途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載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
茲獲隙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鬪溫秦
平者皆猾賊往來沂究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
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
乞赦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
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
而軾就速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
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
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

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
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
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聞人
驚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
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
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
校領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

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
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肅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日程裴

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為國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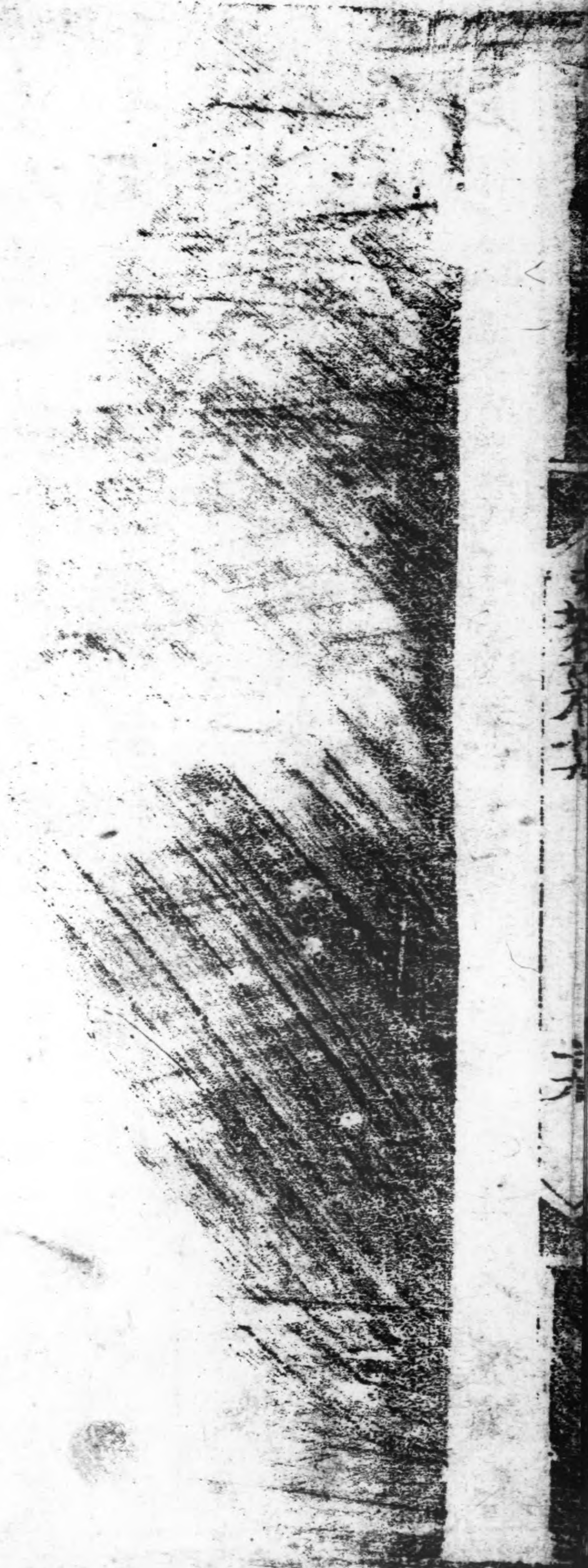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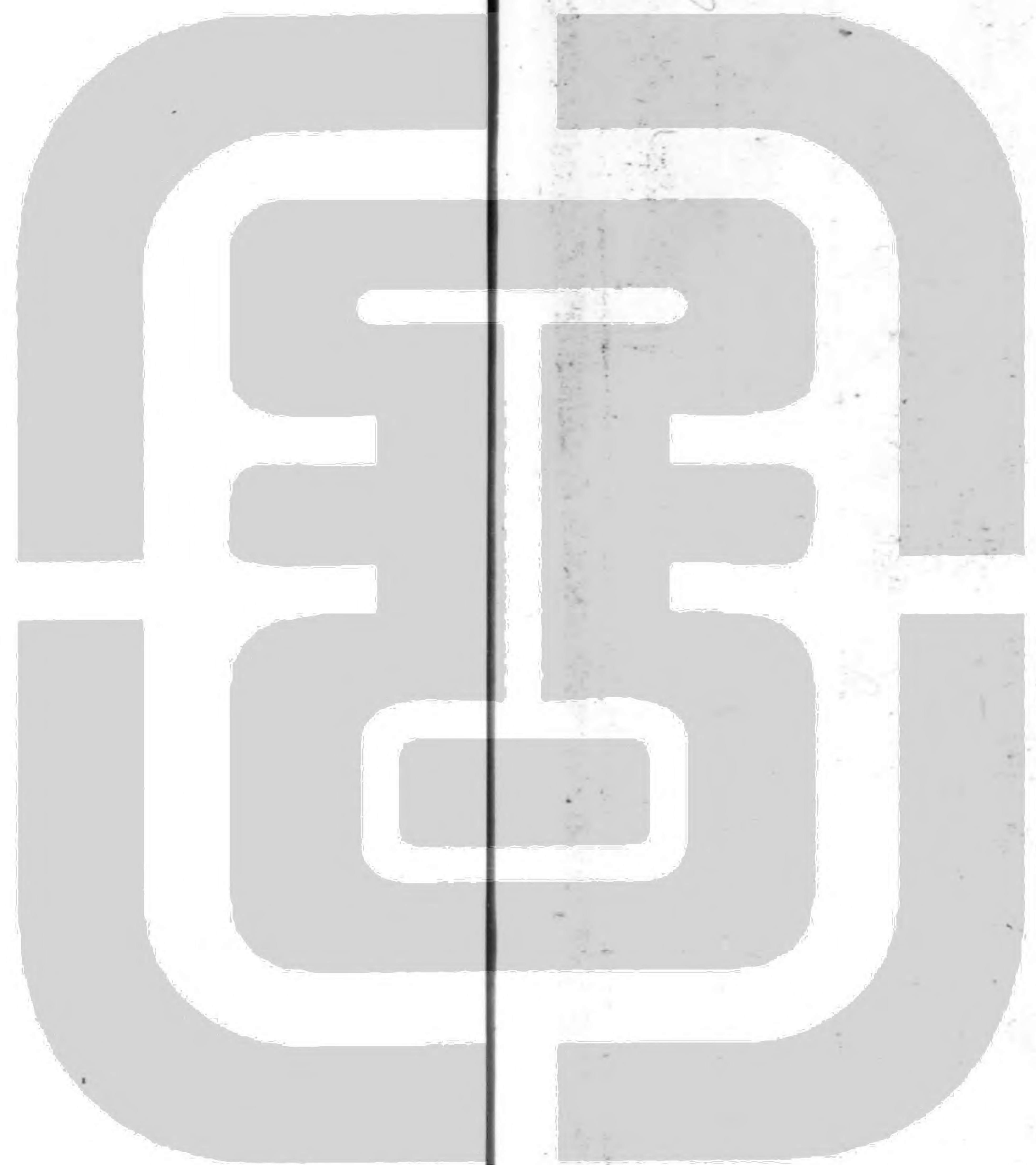
荅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矜歸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菖歎羊棗木

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恥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詭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齋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劔相推與甚非
所望木石有瘳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
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
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
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
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書